



对『狭之笼』的
徒然挣脱

贡 献 陈留生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I207.54/28



对“狭之笼”的徒然挣脱

——曹禺早期剧作的发生学探寻

贡 献 陈留生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书 名 对“狭之笼”的徒然挣脱

著 者 贡 献 陈留生

责任编辑 金鑫荣

装帧设计 郑小焰

责任校对 汪 明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 210093)

印刷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87 千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15.00 元

ISBN 7—305—03393—6/I·273

声明:(1)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本丛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发行部订购、联系电话:3592317、3596923、3593695

引 言

“就这回东京演出情形上看，观众的印象却似乎完全与作者的本意相距太远了。我们从演出上所感受到的，是对于现实的一个极好的暴露，对于没落者一个极好的讽刺。”

这是 1935 年曹禺最早公开坦露创作心迹的《〈雷雨〉的写作》一文发表时，《杂文》编者所加按语中的一段话，记述的是《雷雨》第一次演出时的情况，正是这段耐人寻味的可仍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话语，一下子点燃起了我们的激情，由此我们萌生了要全面解析曹禺早期剧作的欲望，一种强烈的写作激情在激荡着我们，于是我们不避浅陋，斗胆地拿起笔写下这部稚嫩的书稿。从《雷雨》最初演出开始，人们就没有依照剧作文本的实际面目来演出。如没有以曹禺创作始发动力为基点来评析，这的确叫人痛心。尽管剧本问世之后，导演、演员可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演出，甚至可以进行美的

再创造；评论家尽可以见仁见智、不拘一格地作出自己的诠释。但是这种演出与评析跟作者本意相距太远终究是不正常的，它说明，曹禺戏剧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竟然建立在误读基点上，人们仍没有把剧作文本这一丰富的矿藏全部开掘出来，并且由于误解了作者的原本意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还误读了剧作文本。这种漠视与误读也不仅限于《雷雨》一个剧作，而是贯穿在曹禺早期剧作演出与评论的全过程。这是一股声势浩大的风潮，已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现在这种状况仍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起初，曹禺还作过说明、申辩，可毫无功效，或被人置之不理，或被人不屑一顾，甚至遭到人们的严厉指责，以致于他后来也不得不按照流行的观点来阐释自己的创作旨意，修改早期剧作了。这误读风潮本身就是一种人文景观，的确耐人深思。

多少年来，大家都用社会问题剧来界定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从“社会——伦理”视角来切入这些剧作的内蕴。不能说这些剧作中没有涵盖这些因子，但这种介定与论述确实没有抓到他早期剧作的根本特质。捷克哲学家、美学家穆卡洛夫斯基认定：“艺术结构中的复化确实受到外部的刺激，但这些冲击被感觉和发展性质与方面，都只取决于内在的美学前提。”也就是说，艺术与社会之间的真正中介是艺术家，他们才是创作的主体，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以及其他行为方式，他们往往用自己的眼光看待大千世界，用自己的心灵来感知社会人生，一如黑格尔所言：“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曹禺由于特殊的先天遗传禀赋及童年、青少年时代独特的人生经历与感受的影响，铸就了与众多国人不完全一

致的精神结构，形成他所特有的人学观念：他认定人类都是“狭之笼”中的可怜动物，他感到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人类虽十分自信、自恋、自负，把自身抬高到偶像位置，可实际上却是挣不脱“狭之笼”的“鸟”儿。他本着悲天悯人的心态，一意要为人类的悲剧处境一洒悲悯之泪水。这种感受起先是由自己的悲剧遭逢引发，然后再推及到整个人类。在早期剧作里，他把所有的心力与情感都投注到了人生意识上，他着眼的不是人的道德、人的社会性，而是人本体，虽包容了社会问题、道德是非，可又大大地超越了它们。因此，虽在他开始创作的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普罗文学、左翼文艺正蓬勃发展着，关注社会问题是当时文艺界的热点，曹禺的剧作也受到一定的社会问题触发，但他的创作主旨又向形而上层面攀升了。

当然，曹禺不是哲学家，也不是人类学专家。他没有用理性眼光来烛照人生，而是在剧中发泄自己苦闷、焦虑、困惑甚至绝望等痛苦情感，这情感非常炽烈，像一团熊熊大火，在他的灵魂里燃烧着，并且引燃过无数读者的心灵。他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更为酣畅地表达自己的情思。他的早期作品也是一个完整而蕴含着丰富精神潜流的感性生命体，这精神潜流就是人类是“狭之笼”中“可怜的动物”。这就是曹禺早期剧作的“原型”或“母题”。只有从这一视域深究下去，曹禺早期剧作本然意蕴的大门才会畅然洞开，我们才有可能较全面地破译它们的意象密码，较为准确地评析这些人们纷争不已、众说不一的剧作。这里，我们力图回复曹禺创作时的原始发动力，结合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情感遭遇，从发生学视角，把他早期剧作当作一个完整系统来读解。

对“狭之笼”的徒然挣脱

就让我们从对“狭之笼”的徒然挣脱来切入曹禺的早期剧作吧！

目 录

引言

上篇 对“狭之笼”的总体解析

- 一、“狭之笼”的语义阐释 (3)
- 二、“狭之笼”的生成动因 (39)
- 三、永恒的情结：悲剧爱情三部曲 (62)
- 四、挣脱的“无花果”：对宗教的矛盾心态 (87)
- 五、心灵的共振：“蛮性的遗留”面面观 (107)

下篇 “狭之笼”里的“鸟”儿们

- 一、周朴园悲剧意蕴的新开掘 (134)
- 二、周萍的人格基点与心理程式 (157)
- 三、江泰病态心理析 (173)
- 四、特殊“废物”曾文清 (189)
- 五、繁漪的性格奥秘与心理流程 (212)
- 六、鲁大海悲剧地位论 (241)

七、“真人”仇虎及心灵平衡进程	(259)
八、花金子奇特魅力探源	(286)
九、鲁侍萍悲苦心态透视	(307)
十、陈白露：由生活原型到艺术典型	(322)
十一、可怕、可叹、可怜的焦母形象	(335)
十二、比黛玉更高洁、更悲苦的愫方心灵	(357)

上 篇

对“狭之笼”的总体解析

曹禺为人类的悲剧性遭遇焦虑万分、悲苦不已，更为人类的不自知而痛心疾首。在他笔下，“狭之笼”罩住了所有生灵，谁也挣脱不了它的羁绊，曹禺就是以这一情感为轴心来寻求客观对应物的。由于确立了这样一个崭新的、也是更符合曹禺主体心灵与剧作文本实际的阐释视角，因而我们发现，人们习惯的社会问题剧模式的确使曹禺研究出现了较大空白与盲区。他的早期剧作创作方法也不仅仅是人们一贯认定的现实主义，而是充溢了“新浪漫主义”情愫。它们的冲突也不局限于某些个体之间的交锋，而更有宏观层面上个体与“狭之笼”的碰撞，就是每位个体，也因为被囿于“狭之笼”

中而产生剧烈的内心冲突，这同样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动力。甚至对这些剧作不朽的艺术魅力，我们也可以作新的探寻了。当然，作为身处于“狭之笼”中的生灵，最痛苦的就是失去了自由，而最困扰曹禺的则是不能自由地恋爱：在青春岁月，往往为得不到心上人的芳心而苦恼；到饱尝了爱的甘露之后，又为曼妙爱情的消逝而痛心；步入中年，又为逃不脱无爱的婚姻、有情人不能成眷属而挣扎，这构成了他的悲剧爱情三部曲。在孤苦无告之际，他也曾把目光投向了宗教，可基于种种缘由，教堂也没成为他灵魂的栖息之地。于是，他走上了“回归原始”之路，先在人物身上注入人类先祖的“蛮性”，后又在“北京人”那儿找寻到了冲决“狭之笼”的神奇力量。当然，这主要停留在理性层面上，从后来的一些剧作看，“北京人”也不是他心灵的救主。

一、“狭之笼”的语义阐释



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主宰，这既是对人类经过漫漫抗争摆脱了种种桎梏之后所获得的历史性胜利图景的描述，也是人对自我在万事万物中优越性的自豪的确认。曾几何时，面对雄奇险峻、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人类显得那么渺小无力、卑琐怯弱，并由此萌发出种种对大自然的仿效、赞叹、崇敬、膜拜之情，甚至许多众生都心甘情愿地匍匐在各种神灵脚下，成了他们的奴隶。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进程中，人类自身也逐渐成长、成熟起来，充分展示了灵长类动物的一切优越性，人脑的发达，使能思想、有智慧成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显著特质。文艺复兴运动就

是人类真正苏醒过来、站立起来，成为世界的主人、大自然主宰的标志，在生物界人类的确获得了霸主地位。然而，自信、自恋而又自负的人类在豪情万丈，力图按自己的欲念奋力前行的时候，却分明感到自己并没有像意念中那么坚强有力，而要受到源自于客观外界以及人类自身多种因素的制约，生活得并不酣畅淋漓，而是充溢着焦虑、苦痛。人类面临的种种困境到了多愁善感的艺术家那儿，就很容易上升为一种十分普遍的悲剧意识。当年曹禺长期沉浸在痛苦的人生体验之中，胸中压抑着太多的愤懑，他把人类的不自由归咎为天地间的“残忍”与“冷酷”，把人生所遭逢的种种羁绊凝聚到一个总的意象“狭之笼”（或“狭的笼”）之中。他这样谈及自己对人类处境的认识：

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智的——捉弄；生活在狭之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①

同样，就在周萍出场时，曹禺交待了他的心灵实况，其中也涉及到“狭之笼”：

……而在未打开这个狭的笼之先，四风不了解也不能安慰他的疾伤的时候，便不自主地纵于酒，于热烈的

① 曹禺：《雷雨·序》，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狂欢，于一切外面的刺激之中。^①

在《日出》里，他认定陈白露的困境在于：

生活是铁一般的真实，有它自来的残忍！习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的方式，是最狠心的桎梏，使你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怎样憧憬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如小说电影中时常夸张地来叙述的），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的狭之笼。^②

另外，还有《北京人》中陈奶妈送给曾文清的那鸽子，也有“狭之笼”的含义。曹禺心目中的“狭之笼”显然是一个比喻——他认定：人类犹如关在狭小笼子里的鸟儿，任你如何挣脱，都无法飞出其间，到广阔天地里去自由自在地翱翔。自从曹禺剧作问世六十多年来，人们依据“社会——伦理”批评尺度，本着题材决定论的出发点，用现实主义独尊的思维模式，对曹禺早期剧作进行了诸多广泛而深入的读解，取得了许多辉煌成就。但我们又遗憾地发现，这些评析与曹禺的心灵实况及剧作文本实际相距甚远，特别是人们似乎还没有找寻到统摄曹禺早期剧作的整体意蕴。现代文学批评家费莱曾打过一个精当的比喻：“在看一幅画的时候，我们得站到近处，去分析那笔触和刀法的细节，……若往后站一点，构图就要显得清楚一些，于是我们宁可去研究其所表达的内容，……越往后退，我就越能了解其块面组合的设计。……例如托尔斯泰的《复活》或左拉的《萌芽》，‘向后站’就会发现

① 《雷雨》第一幕。

② 《日出》第一幕。

它的被书名指出的神话式构思。”^① 费莱认定每一部作品、每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是一个系统和整体，它们之间必然有贯穿始终的某种共同的东西。这就是他所认定的“原型”，“原型批评旨在发现和破译文学作品中的密码，使之能为我们所理解”。^② 司各特这样界定“原型”：“原型是指由观念和情感交织而成的模式。”它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情结。只有当原型被寻获，作品的“整个奥秘才会昭然若揭”。^③ “原型”的确十分重要，而统摄整个早期剧作的“原型”就是“狭之笼”，由此开掘下去，我们就能恰如其分地读解曹禺早期剧作，而对历来众说纷纭、疑窦丛生的一些问题进行新的阐释了。

当然，曹禺心目中“狭之笼”的意象只是一种直觉的体验，它导源于种种痛苦的人生感受，诚如他在谈及《雷雨》创作时说的那样：“我起初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④ “狭之笼”的意蕴朦胧而含糊，它是一切制约个体本能欲念得以满足因素的总称，曹禺也不明了它究竟包含哪些方面，仅从他早期剧作主人公遭逢的限制来看，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种：

一是外在约束所铸就的“笼子”。

外在因素对人的制约简直不胜枚举，而曹禺最感痛心的是外在伦理规范对个体本能欲念的抑制。应该说，伦理规范在人类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从自然天性来看，人都是本着

① ② ③ 赵凤梅：《评曹禺戏剧的深层语义》，《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第6期。

④ 曹禺：《雷雨·序》。

“快乐原则”行事的，为此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冲突，内耗，干扰了团体生活、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转；为了使人们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社会逐渐构建了一整套伦理规则，它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所以康德才认定：“在我的头上是浩瀚的天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①但是，伦理道德的建立也使人类个体付出了高昂代价：它在抑制人的贪欲的同时，也造成了整个人生的压抑，并扼杀人的生气，诚如赫胥黎在论述吠陀与荷马史诗中人们行为时所说的那样：

这些人们在激动时血气旺盛，他们敢与神灵争高低。几个世纪过去了，在文明影响之下他们的子孙“蒙上了惨白的一层思虑的病容”，成为坦率的厌世者，至多也不过是一些假装的乐观派。……英雄或僧侣。活跃的人变成了最安静的人，他们的最大抱负是成为神圣理性的被动工具。在台泊河流域，像在恒河流域一样，伦理学者承认宇宙对他是太强有力了；通过苦行锻炼摧毁了束缚他的宇宙锁链之后，他就在完全解脱中去寻求超度了。^②

在中国，这种代价尤为惨重。中国文化从起步时开始，就十分重视伦理规则的建设，后由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大儒们为它构建了庞大的体系，这体系到汉代又得到了强化，被抬到“独尊”地位，人的自然欲求受到的禁锢越来越多。直到宋明理学张扬“存天理，灭人欲”，这一规范已完全丧失了使个体平安相处的旨意，对人的本能欲念的压抑达到了登峰造

①② 郑也夫：《代价论》，三联书店，1995年版。

极地步，给人生造成了极大痛苦。曹禺笔下的人物就是在这样一种伦理背景下挣扎着，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周朴园了。当年，他也是情热盈胸之辈，他曾热烈地与梅侍萍相亲相恋，并生有两个孩子；可是由于两人出身门第过于悬殊，他顶不住外在伦理规范压力，而忍痛遗弃了心爱的恋人，使对方险些葬身鱼腹。这既给对方造成终身痛苦，也使他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一过失而带来的心灵阴影。而且也正因为此，才铸成了周萍、四凤、周冲的死亡，鲁大海失踪，侍萍发疯，他自己则终身懊恼、忏悔，受尽折磨。倘若不是社会习俗这一“笼子”的笼罩，周朴园完全可以与侍萍比翼双飞在爱的蓝天之上的。周朴园及其家庭，还造成一个“狭之笼”，使繁漪十几年都过着非人生活，她的神经有些失常（不像周朴园感到那么严重），也正是伦理重压的结果，弗罗姆就认定：

心理健康与精神病问题，是与道德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说，每种精神病都体现某一道德问题。……在某种更为具体的意义上，许多精神病都是道德上的问题，精神病症都是由于道德冲突未得到解决而引起的。^①

繁漪由于压抑，心灵一直处于焦灼状态，后来又用乱伦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本能欲望，一方面感到前所未有的解放、满足，另一方面，又怀着对乱伦禁忌的恐惧，她总是在非常态中生活，久而久之必然出现神经异常现象。同样地，这种伦

① 郑也夫：《代价论》，三联书店，1995年版。